

黃天源

溜冰戀曲

47.7

07

溜冰戀曲 • 花城出版社

溜冰恋曲

黄天源

花城出版社

溜 冰 恋 曲

黄 天 源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吉安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1插页 100,000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1,000册

书号 10261·397 定价 0.53元

内容提要

这本短篇小说集收入了青年作家黄天源的近作共十三篇，大多取材于七、八十年代城市青年生活。作者以细腻抒情的笔触多方面地刻画了当代青年的精神风貌。《溜冰恋曲》叙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技术员连文爱上了乔丽，当他得知这位美丽纯洁的姑娘竟是殡仪馆的化妆师时，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最后，这对恋人终于战胜了世俗偏见，得到了真正的爱情。

姊妹篇《融雪》和《阴影在正午消失》，动情地描绘了男女主人公在四害横行时的沉沦与打倒“四人帮”后的新生。《光明的天使》、《姑娘，你为什么掉泪？》等篇，则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爱情上的外貌美与心灵美的抉择，表现了青年一代高尚的情操。这些作品，题材新颖，构思精巧，风格明快流畅，其中一些佳作更是闪耀着时代的光彩，焕发着青春的活力，给人以美的熏陶。

目 录

● 序	
● 温 暖	
● 最初的体验	15
● 偶 遇	26
● 磁 力	32
● 溜冰恋曲	42
● 光明的天使	59
● 小 事	72
● 融 雪	78
● 阴影在正午消失	94
● 姑娘，你为什么掉泪？	111
● 法官·当事人·第三者	121
● 光阴呀，你往哪儿流逝？	133
● 生活，不仅是你和我	149

BAA86/2 03

● 序

易 巩

在粤海文坛近年涌现的一批文学新人中，工人出身的黄天源同志是令人瞩目的一个。这次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溜冰恋曲》，是他进入文学生涯的第一次可喜的收获。

本书收入黄天源一九七七年以来发表的大部份作品。这些作品的显著特点是比较彻底地清除了“四人帮”多年竭力宣扬的那套“创作经”的污染，站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以其明朗的时代背景、新颖的题材、精巧的构思，运用明快流畅的调子和细腻抒情的笔触刻画人物的精神风貌，使作品具有浓郁的感情色彩和艺术魅力。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黄天源在接触生活和反映生活方面是有他自己的角度和方法的。他善于发现那些容易被人遗忘和暂时

不为人注意的事物。他往往通过生活中的一些浪花与漩涡，深入发掘，解剖人生，从看似平凡的事件中提出问题，探求某种深邃的哲理，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黄天源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城市的知识青年。他热爱他们，在他们身上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和真诚的信任。他以浓彩重墨描写他们的友谊、爱情、道德、理想，用娓娓动听的旋律讴歌他们的美好心灵，表现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真善美的热烈追求，给人以高尚情操的熏陶，鼓舞人们弃旧图新、奋发进取的革命精神。这个特点，也许正是黄天源小说所以能在广大青年读者中较受欢迎的原因。

当然，在本书的某些章节中，我们也不难察觉到作者的思想力和艺术力还未臻成熟的境界。例如：有些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还不够丰满、生动，有些议论发挥还嫌粗疏、板滞；在处理重大题材和尖锐的矛盾冲突、或试图展示某种历史重荷和社会痼疾如何严重阻碍新生活的前进时，作者就显得不那么胜任愉快，挥洒自如，使人读后不禁有惋惜之感。这是新人队伍中常见的现象。好在作者年青、敏锐，已开始在新的生活据点中苦学苦练，力求突破原来的局限，攀登新的高度。

我认识黄天源同志始于一九七七年。一次，我偶然读了他的处女作《温暖》，紧接着又读了他的几个短篇，即被他清新可喜的格调吸引；但彼此见面，则在一九七八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在沙面胜利大厦举行的全省文学创作座谈会期间。后来他调到作协文学院从事专业写作，见面交往的机会较多，有时谈文论世，互相启发，才真正开始我们

的文字之交。最近他把编好的第一本小说集交花城出版社印行，作为前一阶段努力过程的检阅，并请我讲几句话。众所周知，这几年来，随着黄天源的出现、发展、进步，省市党报、文艺刊物、广播电台对他本人及其作品已作过多次比较全面中肯的介绍和评价，这充分证明党的培养、人民的哺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青年作家赖以成长的摇篮。我本来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但一则盛情难却，二则作为黄天源小说的热心读者，我也愿意为这本书的问世当个啦啦队员，表示一下个人总的印象和看法，至于这些意见是否得当，那就只有请作者和读者去评定了。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 温 暖

一九七七年元旦刚过不久，我接到通知，分配到一间新建的机械厂当学徒工。人们都说，今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可不是吗，春天的颜色，春天的声音，在田野里，在我们的工厂中，在每天的广播里，在我们的党报上，处处都可以看得见、听得到。就在这大好的春光里，我踏进工厂，走向新的生活。我满以为，一切都会长上翅膀，飞呀笑呀的，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的生活却有着它独特的序幕。

我的家在城西，而工厂却在城市的东郊，上班要转乘一次公共汽车。这半年来，妈妈的胃病一直没好。每天凌晨，我都为她取牛奶。爸爸是个采购员，出差外省还未归来，取牛奶的事自然得由我这个独生女儿来承担。早上，五点多钟我便起床，但左右折腾，回到厂里时，总是迟到。刚进厂，就天天迟到，今后的日子怎么办呢？前天，我对同我们新学徒办学习班的厂革委会副主

任陈维山同志提出：我不想来这间厂工作了，把我的关系转回局里吧，让局里重新分配我到近一点的工厂。然而，他一句话就把事情讲死：“这里又不是公园，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上班算什么远？我们有的职工住得比你远哪。要是人人都象你一样闹转厂，工厂干脆停工算了。”转厂眼看没希望了，因此当班上讨论到工种分配的时候，我又提出：为了照顾妈妈，最好能分配我开长日班的工种。但陈副主任却说：“困难人人有，首先，是革命选择你，还是你选择革命？”既然这么说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昨天黎明前，妈妈胃痛得厉害，我马上送她急诊。医生认为病情恶化，须立即住院治疗。于是，我打电话回厂请假，但打了整整半个小时，仍无法接通厂里的总机，只好今天回到厂里再补假。昨晚我想：明天不用取牛奶，一定争取不迟到。不料，早上刚要出门，邻居街坊组长朱大姐跑来询问妈妈的病情，向我要探病卡，准备今天到医院去探病。紧接着，妈妈同班组的徐姨又上门来，问我有没有保温瓶，她上中班，准备早上炖点东西送给妈妈吃。我说，不用啦，吃什么医院里会安排的。她硬是要，没法子，我只好翻箱倒柜，去找那个不常用的保温瓶。保温瓶总算找到了，但我上班的时间又耽误了。

厂革委大楼壁上的挂钟：七点四十五分！

我蹑手蹑脚的走近学习班课室，迟疑了好一会，才怯生生地推开门。陈副主任正好对门站着。他盯了我一眼，粗声粗气的喊道：“进来，坐下！”

“陈主任，我——”我还未说完，他已不耐烦的挥挥手，打断说：“够啦，我听够啦！无非又是送牛奶的迟来

了，公共汽车一连两辆没停站，或者挤不上了，诸如此类。”

他用鼻子“哼”了一声，冷冷地膘了我一眼，接着把眼珠转向在座的新学徒们，侧着圆滚滚的脑袋，继续说：“你们大家看看，她有哪一天不迟到的！我就不相信送牛奶的日日迟来，汽车天天不停站，你次次挤不上。只有那么七、八公里路程，就闹转厂，我们不同意，又要挑开长日班的工种，达不到目的，索性不上班，以为旷工就可以解决问题！”

我平日最怕委屈。这几天，我的境况已经够糟糕的了，见陈副主任还这样冤枉人，不由眼圈发热，心跳得慌：“……昨天……我……”

“不要辩解啦，纪小英同志，好好检查自己的思想问题吧，认真在学习班上亮一亮，斗一斗私，可不能带着这样的思想情绪下车间。”陈副主任没有让我把话讲完，也不看我一眼，直勾勾的望着他前边的什么东西，极其自负地说道。

这时，我的眼泪默默地滴了下来。我猛然伸手把眼泪抹去，转身跑出会议室。只听到他大声喊道：“走吧，不革命就走吧！这儿不是托儿所，用不着迁就你，哄着你！”……

一条小河半绕着工厂区。厂门外一百米远的前边，有一座石桥。当我来到桥上的时候，不由停下了步子。回家去吗？家里没有人。到医院去吗？我能把这么不愉快的表情让病中的妈妈见到吗？我茫然的站着，脑子乱得很。

桥上的风特别大，冷飕飕的。我把围巾拉紧一点，失神地伏在栏杆上，愣视着桥下静静的流水。我想回到厂里，但又怕见到新伙伴难堪——刚来就受到领导的公开批评，多丢脸！更怕再见陈副主任的脸色。进又不是，退又不能，我急得又悄悄地哭起来了，眼泪直往桥下滴……河水清清的，

几条鱼儿游来游去，它们好象在嘲笑我，又好象在提示我，鱼儿离不开水，个人离不开党。对呵，我要找党组织，党会教我：路应怎样走，事该怎么办！

就在这当儿，我觉得有人站在我的背后。我回头一望，不知啥时候，来了一个四十来岁的老师傅，扶着一部自行车站在我的后侧。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胸前的口袋插着一支钢笔和一把钢尺；身材高大粗壮——整整比我高出一个头哩；长着黑渣渣的络腮胡子，脸上的皱纹很深，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那双关注着我的眼睛，敏锐而又慈祥。

“你怎么啦？是新来的学徒吧？”他稍稍把腰弯向我，和颜悦色地问道。

我擦擦眼睛，点点头。

“你们不是办学习班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啦？”

我没有作声，微微低下头。用手指卷着辫梢。

他看着我泪痕未干的眼睛，又问道：“你刚来，是不是碰上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了？我能帮帮你吗？”

我抬起头望着他，他的模样粗犷，但说话温和，给人以亲切的感觉。

“你是这间厂的师傅吗？”我终于开口问。

“是。”

“你跟厂的书记熟吗？”

他笑笑：“熟，相当熟。”

“他很厉害吗？”

他的浓眉意外地稍稍挑起，一会，反问道：“你所说的‘厉害’是什么意思呢？”

“厉害就是不让人家说话嘛。”我冲口而出说。

他爽朗地笑了：“如果厉害是这么一回事，那他还不很厉害。怎么，你想找他？”

“唔。”我点点头。“我想找他谈谈，问问他：假如他碰上了我这样的事，应该怎么办？”

他笑了：“喏，他可不是万事通哇。你的问题困难吗？你讲讲，我或许会晓得他能不能替你解答。”

他的眼神是如此的真挚，语言是那么的诚恳，有如多年的老朋友在和你谈心，使你没有拘束，深感信赖，使人不由得把自己的心事吐出来。于是，我一口气把这几天来的遭遇，全给他说了。末了，还是埋怨牛奶、汽车、路远。

他听得十分专注，没有打岔，待我讲完之后，紧蹙着浓眉，顺着河面向远处凝视，长久没有作声，在思索着什么。隔了好一会，才把脸转向我，说：“你的实际困难，领导上是应该了解，并尽力帮助解决的。”

听到这里，我的心舒展了许多。

接着，他又说：“但是，你想过没有，目前营养品的供应为什么这样缺乏？交通运输为什么比较紧张？这些困难究竟是谁给我们造成的？”

他望着我，象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我望着他，好似一个没有做好功课的学生，一时答不出来，因为我从未认真想过这些问题。

“你瞧那烟囱，”顺着他的手指望去，一座高大的烟囱吐着黄烟。他感叹一声：“它又冒烟了！”

他望着黄烟，声音沉重地自言自语：“钢铁十年徘徊，前两年上去之后，又来一个徘徊，要不是打倒祸国殃民的‘四

人帮’，不晓得它何年何月才又冒烟呢。”

说到这里，他一下子把视线收回来，望着我激动地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修正主义的早点’！什么‘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修正主义的苗’！搞得铁道不通，车轮不转，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这都是‘四人帮’这班吸血鬼干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人民的生活能不遇到一些困难吗？”

我的心头一震，下意识地紧咬着嘴唇。

“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和党站在一起，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同困难作斗争，把万恶的‘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还是怨天尤人，唉声叹气，松松垮垮，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呢？”

他的话，象用锤子字字敲在我的心上。他的话，把我的思想带到一个新的境界里。

奇怪的是，这位老师傅没有象陈副主任那样训我，但我内心的难过，却是前所未有的。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起床；恨自己为什么不能象战士上战场打仗那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我越想，脸越发烧。我不敢正视他，低垂着眼睛说：“老师傅，你批评我吧，你说的都对！”

他用慈父般的声音说：“小同志，你已经出来工作啦，你应该懂得，社会主义事业并非一帆风顺。生活中，每个人总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挫折，如果一碰到困难，就退缩、回头，只想挑平路走，那怎么能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你说，对么？”

他声调温和，而语言锋利恳切。我抬起头，用尊敬和感

激的目光注视着他。真想不到，这个外表平常的老师傅，那么善于启发人的思想，他的话，使我想得很多很多……

正想着，一辆汽车向桥上开来。老师傅推动自行车，对我说：“我们走吧。”

我们走下桥，一辆载着新机床的重型大卡车，小心翼翼地驶过桥来，卷起一股沙尘，从我们身边开过。

“看，数控铣床总算运来了。这家伙在郑州站呆了将近一年。铁路整顿不到两个月，就全线通车，形势好转得多快呀！”老师傅说罢，兴奋地跨上自行车，回头对我说：“我得马上去看看。你先回班上，以后再谈。”

他追着汽车去了。我忽然想起：还来不及问他的姓名呢，多好的工人师傅啊！

午饭后，新学徒在会议室小休。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进来问：“哪位叫纪小英？”我站起来回应一声。他说：“请你马上去党委办公室，梁书记找你。”我暗想：一定是那位老工人同梁书记谈了我的事，找我谈话哩。

走近党委办公室，门半掩着，里边传出了蛮熟悉的声音：“……纪小英迟到是要批评……”听到自己的名字，我下意识的止住了步子。“纪律是要抓的，但要抓到群众的心上去呀！尤其是现在生活中存在某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更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疾苦。‘不革命就走吧’，如果我们心里还有群众，还有革命的后一代，这种话讲得出口吗？”

沉默了一会，听出来是陈维山副主任的声音：“唉，老梁，我脑子里的确有些不正常的东西。这几年，‘四害’横行，我心里有气，见到乱七八糟的东西，想抓又不敢抓。现

在打倒‘四人帮’，可以抓了，有出气的念头，而不认识到，气不应出在群众身上，……”

我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再听下去了，连忙上前敲门。门一开，看见在桥上遇见的老师傅，哎，想不到他就是厂党委梁书记！我傻乎乎的睁着眼睛望着，竟然连称呼也忘记了。倒是他诙谐地笑着，叫了声：“纪小英，进来坐，我们是早认识的了。”在办公室里，还有那个陈副主任。他坐在藤圈椅上，见我进来，低下头去点烟。

梁书记亲热地招呼我坐下，拉扯了几句之后说：“小英，刚才医院来了个电话——”

“啊！”我惊叫了一声，站起来。

“你别慌，我陪你去一趟。”

负责主持新学徒学习班的陈副主任，此时感到有点过意不去，站起来说：“老梁，下午你不是有个会要开吗？另派人和她去好了。”

“不妨事，局里的会三点钟才开，再说去医院正顺路。”

梁书记对陈维山吩咐了些事之后，便和我一道上医院去。陈副主任送我们走出办公室。在走廊拐弯的当儿，我侧过脸，看见他依然站在门前，目送着我们，香烟停在手上，若有所思……

我们进入病房。我看见妈妈的脸色苍白，紧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天气那么冷，她微皱的额角上，却渗着小点的汗珠。妈妈一定胃疼得厉害。“妈妈，梁书记看你来了。”我弯下腰，轻声唤道。妈妈微微睁开眼睛，望望我，又望望梁书记，欣慰地微笑一下，然后又闭上了两眼。

主治医生进来，把我和梁书记拉到一边，轻声说：“她患胃溃疡，加上贲门梗塞，必须及早动手术。但不巧，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早晨，抢救了几个救火烧伤的工人，把库存的血用光了，一时供应不上。你们家属是否可以找人输血？”

我一听，当即把手臂一伸，说：“要多少，抽吧。”

主治医生望望我文弱的体态，打量了好一会，才勉强说：“跟我来试试。”

谁料一量血压，我的血压偏低，不能抽。无论我如何苦苦哀求，主治医生就是铁石心肠，不答应。他安慰我说：

“不用急，我们马上派人去催促取血。”

我忧心忡忡地回到病房，梁书记见我这副样子，问我不是抽了血不舒服。我摇摇头，把情况告诉了他。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妈，说道：“你妈刚才要水喝，我倒了一杯水，现在不烫口了，你喂她喝吧。”我赶忙到妈妈床前，全神贯注地喂妈妈喝水，连梁书记什么时候离开病房也不知道。

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仍不见梁书记回来，莫非他开会去了？呆了一会，主治医生和两个护士推着卧车进来。主治医生正式通知我：现在马上给妈妈动手术。我惊喜地问：

“这么快？取到了血啦？”主治医生愉快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嗨，你爸爸的身体真棒，抽了300CC，面不改容，为啥你的体魄不象他？”

什么？我爸爸？我的爸爸正出差到外省呢。我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

“他——他不是我爸爸。他是我们厂的梁书记！”

主治医生满脸通红，激动地从白大衣的口袋里掏出点什